我最希望以史湘云为伴侣，理由如下

首先描摹其外在形象  
 她乐观磊落，生来有咬舌之病，却敢于大说大笑，笑到撑不住时，便椅子带人倒过去，豪不在意他人是否鄙夷，宝钗形容她"疯湘云之话多"恰如其分。看到宝玉头上丢了的珠子，说"不知被什么人捡了去，倒便宜了她"大气而坦然。  
 她豪迈英爽，常常束栾带，穿折袖，扮做小子模样，坐姿随意，不似所谓封建淑女般拘谨作态。琉璃世界一幕，黛玉笑她如孙行者模样，连贾母也赞她更为俏丽，英姿豪迈；螃蟹宴上，她亲自招待丫头们，还不忘给没人记挂的两位姨娘送去一盘，不计界限平等待人，真可谓"上可接玉皇大帝，下可接田院乞儿；给贾母祝寿，宝玉一溜烟跪下时，悄悄推他起身敬酒，欣赏亲身邀饮的豪迈爽利，不喜扭捏。  
 她灵动俏皮 ，宝玉生日宴上，一语"奔腾而砰湃，江间波浪兼天涌，须要铁锁缆孤舟，既遇着一江风，不宜出行。"引得众人发笑，取花签时揎拳掳袖，娇憨之态生动活现  
湘云的大体形象已跃然纸上，但她的动人之处又何止如此  
 她生来透亮，如曲子里唱的"霁月光风耀玉堂"，心灵光亮，不容阴影。她从小失去父母，童年记忆里写满了不平与屈辱 ，却从不向人抱怨倾倒情感垃圾。她在史家的处境，除了亲密的宝钗看出端倪，连袭人尚且不知。螃蟹宴上，她说"这都是宝姐姐替我预备的"，这意味着所有的赞誉都要归于宝钗，而做东的自己只能在众人盛赞宝钗时站在一边出一回神，而史府那些奶奶们不受用是少不了的。明知如此，却坚持把宝钗的帮助道明，是对白白接受姐妹的帮助于心不忍。可见 她的心中是坦率而无我。同样忍受过痛苦，她不像晴雯，肆意打骂小丫头，把痛苦变本加厉施加给弱势群体，而是愿意在姐妹不平时挺身而出，予人以温暖，如光风霁月般美好而达然。  
 她纯真自然，毫不矫饰不会像妙玉一样孤高自许目无下尘，把一切拒之门外，也不会像宝钗胶柱鼓瑟，对戏上言语还有伪装三分 ，而是自在洒脱的去说笑，去诗酒，去生活，是真名士自风流。正如她在琉璃世界烤肉宴上所言：我们这会子腥膻大吃大嚼，回来却是锦心绣口。她不计得失，心中没有为家族兴衰算计利益，也没有多生心窍，平添猜疑，自寻烦恼。这样的心态不是与周遭世界桀骜的排斥与对立，能与任何环境调和相融，永保达观，一蓑烟雨任平生。如海棠诗中写道"也宜墙角也宜盆，随遇而安，悠游自如"。轻拈柳絮，醉眠花阴，较之葬花的悲叹和扑蝶的追求，湘云的诗意画面不是彰显个性的行为艺术，而是浑然天成，天人合一，如入化境。如同"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"心无挂碍，心灵澄澈如水之人方可如此和自然的不期而遇，邂逅身边的每份美好。  
 她身上最可贵的地方是生机盎然。做工到三更的艰辛，一点做不得主的无奈，无父母关照的坎坷痛苦没使她的生活蒙上阴影。她在大观园里与姐妹大说大笑，大嚼鹿肉，纵展诗才，恣肆的绽放烂漫。她会牢牢把握住每份生命活力，活的乐观而潇洒，恰如在阴翳中捧出的一番雪白，纯净而惊艳。  
 "说什么脂正浓，粉正香，如何两鬓又成霜"无拘无束的青春年华，终将被独守孀居的老年光景替代。然而，唐代的李义山早就做了回答"心铁已从干镆利，鬓丝休叹雪霜垂。"有诗词可以寄兴，何必徒自悲伤?姐妹成立海棠诗社活动，她就是扫地焚香，也愿意融入进去。芦雪亭联诗，她说"我这不是作诗，竟是抢命呢。诗词的醇美意境早已浸透了她的生命，使她的性灵升华，永远有一双寻美的眼睛相伴，不断发现新鲜审美体验，衰老又何妨呢?  
 我所爱的湘云，不是盲目乐观，天真无邪的傻大姐。人总要成长，懵懂的纯真就如同脆弱的玻璃盏，在现实的打击中一触即碎。我所爱的是成熟而有韧性，经历过生离死别，家族倾覆毁灭，有着深沉的痛苦和热烈的爱与恨，依旧保持永不褪色的热情和向美的追寻的人。独渡寒塘，孤苦无依，不是沉陷，而是飞起。联诗的当晚，黛玉为冷月葬花魂的谶语满腹狐疑，屡次叹气，而湘云却可以微笑处之。  
 爱她的乐观豪迈；爱她的豪迈英爽；爱她的灵动俏皮；爱她的生来透亮；爱她的纯真自然。正如罗曼罗兰所言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：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,就是看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。历经风霜洗礼，她却依然卷舒开合任天真，好似一枝开在凌寒之中的梅花，在大观园中绽放着独有的清纯，倔强与生意。这样的她又有谁不喜爱与怜惜呢？

云霞编织成的生命，黄昏也会绚烂。